

韩葵 / 著



# 孤胆少女

潜伏剿匪 险象环生 斗智斗勇 惊心动魄 悲欢离合 催人泪下



# 孤胆少女

G U D A N      S H A O N Ü

韩 蓁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胆少女 / 韩葵著.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65-5659-1

I. ①孤… II. ①韩…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3149 号

出 版 人 王建平

策 划 常 青

责任编辑 周 轶

封面设计 周筱刚

插图制作 杜燕桥

技术设计 黄 政

责任校对 覃 秀

责任印制 王 春

书 名	孤胆少女
作 者	韩 葵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a href="http://www.sccph.com.cn">http://www.sccph.com.cn</a>
网 店	<a href="http://shop.sccph.com.cn">http://shop.sccph.com.cn</a>
经 销	新华书店
图文制作	玺堂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38mm 17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95 千
印 数	1-4 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5-5659-1
定 价	25.00 元

# 目 录

引子 ..... 1

## 第一章 长街喋血

01 小南河上的关卡 ..... 4

02 赵家院 ..... 8

03 卖艺乡公所 ..... 13

04 猴儿与少年 ..... 18

05 半夜来的奸细 ..... 21

06 目光 ..... 26

07 王先生的话与巴掌镇的血 ..... 30

08 私塾中的伏击战 ..... 36

09 口袋里的呆木头 ..... 42

10 吊钟内藏了个老冤家 ..... 45

## 第二章 雾海迷踪

01 伤疤脸与赵孝山 ..... 53

02 狭路相逢 ..... 59

03 奇妙的六子之战 ..... 65

04 缝隙里的烟杆子 ..... 71

05 乡公所里的传统魔术 ..... 76

06 师徒喋血 ..... 82

07 夜半敲门 ..... 89

08 从天而降的龙灯队 ..... 93

09 呆木头的报复 ..... 101

10 雾海里的强盗船 ..... 105



## 第三章 樟园逐鹿

01 山屋里活着的死人 .....	112
02 人质换人质 .....	117
03 呆木头牺牲 .....	123
04 莲花庙死里逃生 .....	128
05 麻皮和樟园棒客 .....	134
06 深山血案 .....	142
07 林海迷踪 .....	148
08 智取钥匙 .....	153
09 母性的呼唤 .....	158
10 棚屋遇险 .....	164

## 第四章 泪雨断魂

01 蓝色细雨中的儿时梦 .....	170
02 神秘的应变计划 .....	176
03 鲁明生和福儿妈 .....	180
04 飘然而至的朱真人 .....	185
05 巴巴塔疑阵 .....	192
06 老磨房激战 .....	197
07 赵孝山之死 .....	203
08 密道 .....	207
09 神殿魔影 .....	215
10 烈火中的雕像 .....	220
尾声 .....	229





# 引子

这是1939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冷风习习，细雨飘飘。小南河码头显得越发冷清空旷。河水粗重地喘息着，卷着忽隐忽现的旋涡，急匆匆向前流去。河上那只老渡船飘飘摇摇地躲进渐渐浓重起来的暮色中，成了一片朦胧的影子。河对面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巴掌场也由一片浮动的烟云变成一抹模糊的墨迹。

鹅卵石堆成的码头上呆立着一个年轻女子。她面色憔悴，泪水汪汪，手上拎着一个小小的包裹。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儿偎依在她腿边，满脸鼻涕满脸泪地在绵绵的风雨中哀哀哭泣……

过往行人惊奇地瞟瞟她们，报以同情、怜悯和无可奈何的一笑，默默绕过她们身边，悄无声息地走去……

两天前的黄昏，冷雨凄迷，阴风怒吼。她的丈夫——一个跑滩卖艺的汉子就在这码头上被抓了壮丁。当她得到消息赶到这里时，丈夫早已被剥得赤身裸体地绑赴县城去了。

异乡异地，举目无亲。她在这儿呆痴痴站了大半天。直到深沉的寂静中洒下一阵冰凉的急雨，她才从痴迷中惊醒过来，望着烟雨迷蒙的河面，惊慌地喊叫起来：

“船家，船家！我要过河！我要过河啊……船家……”

哟呀几声，一只筏篷船自黑幕中划出来，缓缓靠上码头。

年轻女子抱起小女孩晕乎乎地急步跨上船头，钻进船舱。船舱内空荡荡、黑糊糊的。她没有多看，也没有多问，只是抱着孩子跌坐到冰冷的船板上。她周身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

那艄公轻轻咳嗽一声，提起篙竿一点，随着铁篙头碰击鹅卵石的声响，船就掉转头离开码头，咿咿呀呀地朝对岸划去。

在不紧不慢的篙竿声中，年轻女人疲惫地闭上双眼，用脸颊贴着女儿冰凉的面孔，沉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两天来的惊恐、奔波、饥饿与劳累弄得她心力交瘁，一钻进船舱就巴不得扑入那冥蒙世界寻找安宁和慰藉。随着船身的轻摇慢晃，女儿也渐渐停止啜泣，发出均匀而细微的鼾声。

不知过了多久，半睡中的女人本能地打了一个寒战，腿肚子一抖，突然睁大了眼睛——那个乌木桩似的艄公，耸立在她面前，一双眼睛晶亮亮地盯着她，透出一股遏制不住的欲望和需求。

女人背脊一阵发麻，说话也结巴了。她一边往后躲一边问：“你，你，你要，做，做啥子啊？！”

艄公搓了搓手，逼近一步，嘿嘿地笑着说：“么妹子，别害怕啊。我告诉你，你那跑江湖卖艺的男人前两天就被抓了壮丁，当夜就送到了县里头。这阵子嘛，只要你依了我……”那声音又沙又哑，活像黑老鸹叫。

女人霍地一跳，发疯般冲出船舱，边躲边喊：“滚！你滚！你滚……”

艄公笑着，踏上半步就势抓住她。

女人拼命挣扎，大声呼号：“抓贼哟！抓贼……来人啊，救命……”

艄公抱紧她，把她扑倒在船舱内。两人就在黑暗、潮湿的船舱里翻滚厮打。船板发出砰砰的响声。女人被艄公压在身下，拼尽全力反抗着……小女孩惊得哇啦哇啦哭喊。

筏篷船剧烈地晃荡着，横在船头上的篙竿滚落河中。风声雨声中船渐渐向下游漂去……

就在这时候，小南河上游急速漂来一只小船，船头上站着几个人。其中有人高声喝叫：

“那边船上，在干啥子啊？唉？”

正在同女人扭打的艄公猛然一惊，女人趁势翻起身子。艄公愣怔片刻，喉咙里骂了声娘，一骨碌跳起来朝湍急的河水里扑去。

小船撞过来，一个三十几岁的头戴呢博士帽的川西汉子笑了笑，举起盒子





炮瞄准水里的艖公。艖公惊惧得正欲逃避，砰一声枪响，他便哎哟一声惨叫撞到水底去了。接着又打了两枪，汉子这才笑了笑，把枪交给身后的随从。

船身失去平衡，猛然一阵晃动。

年轻女人早已吓昏过去。小船靠上来，几个人跳上篷船，抬过年轻女人放置在小船上。川西汉子蹲在女人旁边，用马灯去照她的脸，欲伸手去摸又缩了回去。

几个随从又去篷船上搜寻一阵，没发现什么，又用电筒朝河中乱晃几遍，才跳上小船。对川西汉子说：“大哥，没事了。”

川西汉子挥手说：“回去吧。”小船便转过头向上游划去。

在晃晃荡荡、不紧不慢的行进中，年轻女人慢慢苏醒过来，见了几个陌生男人，又惊又怕又疑惧，便猛然坐起身子，下意识地四下里摸摸，定定神，急促地问道：“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叶子呢？”

川西汉子和几个人同时吃了一惊，互相望望，这才想起什么来……

女人疯魔般地跳起来冲上船头，失魂落魄地瞅住河水，撕心裂肺地一声哭号：“叶子！我的叶子啊……你在那里呀？！”

冷风凄切，河水呜咽。广袤的天地间响彻了母亲啼血的呼唤：“我的女儿！我的叶子！你在那里啊？……”



# 第一章 长街喋血

## 01 小南河上的关卡

十年之后，巴掌镇已经成了颇具规模的川西大镇。几百户人家，一条长街，四条横街，十几条水巷子。街口修了牌楼，街道上竖起了灯棚，场中间筑了戏台。人来车往，商贾云集，店铺相连，生意兴盛……

小南河上架起了一座牛肋巴木板桥，连通四乡八镇。走起来虽然嘎咕嘎咕叫，免不得令人胆战心惊，可比起摇摇晃晃、拥挤不堪的渡船总算方便快当多了。

哪知道，前几天木板桥被人从中抽去两块桥板，露出一个两丈来宽的大豁口……过往行人只得又去跑码头挤渡船了。

抽走桥板的是巴掌镇的赵孝山。他是巴掌镇赫赫有名的乡长，又是实力雄厚的“三义宫”舵把子，新近又荣升了什么救国军特别纵队司令。他手下有百多号兄弟，七八十条枪。四里八乡的舵爷乡宦都服他管辖提调。

前些天，赵孝山得知解放军已逼近成都，巴掌镇又发现了共军的奸细……形势突变，情况紧急，他只得命人拆断木板桥，又在码头上设了关卡，河上添了哨位，严加防范。打算利用小南河这一天堑与解放军决一个高下雌雄。



木板桥是出入巴掌镇的必经之路。这么一断，人们只得来挤码头。人多码头窄渡船少，再加上盘查询问，码头上聚集的人就越来越多。从早到晚，总是黑压压的一片不见松动。骂的骂吵的吵打的打闹的闹，抢船争渡，混乱不堪。落水的，挂彩的，哄抢货物的，趁机行骗的……天天都要出点事。上月底只有一只船摆渡，翻了两回，丧失了好几条人命。

时近过年，谁都忙碌焦急，脚下生风，虽然风云突变，风声吃紧，但出场入镇的人依然络绎不绝。挑柴卖菜的农夫，卖艺的汉子，铸糖儿的大爷，肩扛叶子烟的小贩，跑江湖的郎中，卖小百货的游商，送财神和春事纸的春官，敬神拜庙的龙灯队……凑在一处，铿铿锵锵，天旋地转，乌烟瘴气，又热闹又令人哭笑不得。虽说这月初又添了一条船，码头堆积的人还是不见松动。

这天，乌云低低下沉着，空中飘起细碎的雪花，码头上十分干冷。人们等得心焦，忍不住大声喊叫开了：

“快点嘛！快点……我们要赶路呐！你们撑快点嘛！天都要黑啦！”

然而，两只渡船仍旧慢腾腾一摇一晃的，一篙挪不了三寸。

人们烦躁地骚动起来朝水边涌动。兵士和团丁们见状立刻上前拦阻。推推搡搡，吵吵闹闹，码头上一片混乱。一只小猴子忽然从人丛中窜出来。它头戴小丑帽，身穿花背心，提着小篮子，撑着小洋伞，就在河边卵石坝子里兜开圈子，扭摆招摇开了。

人们忍不住一阵哄笑，慢慢围了上去。码头上紧张沉闷的空气总算变得轻松活泼了些。

正热闹间，河对面突然传来呐喊声：“喂！过来！过来哇！那猴儿快过来……”

一只哨船飞快划过来。

小猴子十分机灵，一听喊叫，立刻收伞提篮，蹦出圈子蹿上码头。人们嬉笑叫骂着，推搡着为它让出一条窄窄的巷道。小猴子几蹦几跳到了兵丁们面前，挠挠腮，眨眨眼，扭扭头，僵坐在一块大卵石上不动了。

哨船靠上码头，船舱里传出喊声：“上来嘛！那猴儿上来嘛！”

猴儿眨巴眨巴眼睛一动不动。





兵头朝小猴子扬扬手，笑着喝道：“呔！你这小杂种，招呼你哪，快快上去。不要你的通行证的……你还磨蹭个啥呀……”

小猴子仍然不动，而是朝后瞅瞅，扭了扭腰。

人群中挤出一个肩挎江湖囊袋的少年，笑咪咪地走到小猴儿跟前，摸摸它的头顶说：“丝丝，老总都发话啦，我们上去吧。”

小猴子吱儿一声，闪身跳上船头。

少年却被挡住了。兵头要他出示通行证。少年说：“老总，我们要猴卖艺跑江湖的，四海为家，这两腿就是通行证嘛！”

兵头瞪起眼珠子，大声喝道：“嗨！你这小娃娃咋个不晓事？赵司令的命令哪个敢违抗！没有巴掌镇的通行证，天王老子都别想过这小南河……”

少年耸耸鼻扇，不屑地笑了笑，说：“你那么凶干啥？不过就不过嘛！丝丝，下来，我们走啰。”一声唿哨，那猴儿就从船头上一弹，飞过码头，骑到少年的肩头上。

兵丁们慌了，伸手来抓。猴儿吱儿一声，龇牙咧嘴一阵抓挠，一个兵的脸上就出现两道血印子。那兵惨叫两声，伸手拉动枪栓。

就在这时候，哨船里钻出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他头戴红顶珠儿黑缎面瓜皮帽，身着绛色长袍，外罩月白色马褂。他站在船头上，满面焦急地盯着兵们，愠怒地吼道：“你几个在做啥子嘛！快放他们过来呀！你几个东西……快让开！我要猴子，猴子……”

“少爷，那……”兵头要说什么，可那少年却挥挥手，十分蛮横地大叫道：“我要猴子！猴子，猴子……”

兵丁们收住枪，无可奈何地朝耍猴少年笑笑，给他让出一条路。那少年却冷笑两声，扭头走去。

哨船上的男孩子忽然哭闹起来，把船板踢得砰砰响：“我要猴子，我要猴子嘛！……快给我拦住他！快嘛！……麻老三，你个闷墩，还呆住干啥嘛，快……”

兵头快步跑上去拦住少年。小猴子又伸爪咧嘴欲抓。慌得兵头后退一步，忙说：“好啦，好啦，不要你的通行证啦。上船去吧，小少爷叫你们哩！快……”

少年不理睬，仍自顾朝前走。

男孩子在哨船上哭闹撒泼得更欢了。兵头慌了，又是赔笑，又是央求，码头上的人们也帮助劝说。少年这才转过身子，走回几步，喊了声：“丝丝，我们上船去吧。”一挥手，小猴儿吱儿一叫，顺势一弹，落到船头上。少年拍拍手，嘿的一声跃上船头……

码头上的人们也随之朝哨船拥去，但被几支枪拦住了。

## 02 赵家院

小南河舒舒缓缓地默默流去。

哨船晃晃悠悠，如一片树叶在水面漂浮。

船舱中，小猴儿撑伞提篮，蹦蹦跳跳，不断出招：时而是猪八戒背媳妇，时而是神猴闹天宫，时而是胖嫂回娘家，时而是云中摘仙桃……它天真滑稽，诙谐有趣，演技高妙，把个小少爷逗得格格大笑，不断把花生、胡豆、红甘蔗、糖饼儿塞给它。

小猴子咧嘴笑笑，将这些东西一一放到小篮子中，然后朝小少爷扭几下屁股。

“这猴儿有名字么？”小少爷问。

少年点点头，说：“有哩，叫丝丝……”

“啊，丝丝？丝丝……”小少爷惊喜着要去摸小猴儿光滑的膀臂和头顶。小猴儿一躲，便龇开牙齿，扬起尖爪，瞄准小少爷水嫩的脸。小少爷一惊，倒退半步：“你……”

少年连忙对丝丝挤挤眼睛，丝丝便放弃了进攻的冲动，变得温驯起来，偎依到小少爷膝下，任他抚摸揉搓。小少爷高兴得把瓜皮小帽盖在它头上，它就学起小少爷的神态来……



哨船靠上码头，小少爷领他们上了岸，过了关卡，走了几步。小少爷瞟瞟少年和猴子，忽然想起了什么，就没头没脑问了一句：“你们，你们上哪儿去呢？”

少年一愣，随即又摇摇头，说：“不晓得嘛！是你叫我们过河的嘛……本来，我们是要到回龙场的……那里有我们的亲戚。可是你硬要叫喊……”

少年呆立一会儿，扭转身欲往回走。小少爷歪着脖子想了想，就爽快地说：“嘿，你别走嘛！干脆上我家里去。”

“上你家？你家里有房子住么？”少年撇撇嘴巴，迟疑不动。丝丝蹲在地上也不走了。

小少爷惊讶起来，急得红了脸，忙说：“房子多得很哩！一百个你都住得下……不信，你亲自看去。”

少年说：“我还认不得你啊。怎么能上你家里去呢？”说着拍拍手，小猴儿蹿上他肩头蹲住，注视着小少爷。

小少爷惊愕地动动嘴巴，脸上浮起几丝骄矜的神色：“啥？你还认不得我？这镇上的人都认得我的，你还不认得……”

少年解释说：“我又不是这镇上的人，又是头回来的，我怎么认识你？”

小少爷很有些不以为然，他不无高傲地说道：“凡是来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我。你不晓得，那我就告诉你嘛。我叫福儿，我爹叫赵孝山，是乡长，又是司令，大司令……凡是认得我爹的就都认得我……”

少年点点头：“噢，是这样啊。那好，就去你家嘛……”

于是福儿在前，少年在后，慢慢走入小镇。

街道上行人寥寥，摊档店铺也门窗紧闭。偶尔有带枪的兵丁团勇走过。一见福儿，纷纷赔笑招呼；见了少年肩上的猴子都忍不住歪嘴扭脸逗逗，随之又匆匆走去。

走过横街，穿过一条水巷，远远出现一溜古柏和一座古老的宅院。

福儿猛然住了脚，转头瞅住少年问：“我还没问你呐，你叫啥名字呀？”

少年回说：“我么，叫小亮，朱小亮。”

福儿笑笑说：“噢噢，我晓得了，朱小亮！朱小亮，走嘛，那柏树林里就

是我的家。”

离古宅还有几十步远，少年站住了。小猴子跳下来蹿到大院门口，撅着屁股绕个圈儿，又闪身蹿上一棵大柏树。少年嗔怪地哼了一声，朝它招招手，它又箭一般飞下来，落到他肩头上，既而又蹿到院门口张望。

这是一座老式宅院，高挑的飞檐和透迤的兽脊笼罩上深冬的暮气，给宅子增添了一层凝重而迷离的色彩。门外蹲着一对青灰色的石狮子，斜斜地傲视着过往行人。烟雨色的高墙上悬挂着零零碎碎的藤状壁虎，黑褐色的藤蔓粗粗细细、疙疙瘩瘩地扭结在墙面上，像蛇和蜘蛛纠缠在一块儿，难分难解，既显得杂乱无章，又使人深深恐惧。离大门一箭之地，矗立着一根旗杆，上挂两面长条的黄色旗幡。旗幡飘飘摇摇的，显露出两行大字，有什么“成都府”、“巴掌镇”、“保平安”、“享太平”等字样。

黑漆大门敞开着，从门洞里望进去，院子很大。青石铺就的院坝里搭了天棚，设了祭坛。祭坛上摆放着香案牌位，插着二三十面五色旗幡。长斗形的香炉里插着大把大把的青香，袅袅烟雾在院子里缭绕。烛台上立着手臂粗细的红蜡烛，明明焰焰的烛光在微风中摇曳……

祭坛上有众多身披道袍的道人在忙碌。祭坛下摆着一溜大小蒲团，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和一个三十几岁的妇人在一大拨人的簇拥下，正在起起跪跪，磕磕拜拜……

他们就是小少爷福儿的爹娘。

小亮向前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小猴丝丝从头上抓下瓜皮帽扔给小福儿，纵身跳上小亮的肩头，依偎着小主人往门里张望。

福儿又嫉妒又无可奈何，只是催“快走，快走”，小亮仍有些迟疑不决的样子，福儿就笑笑说：“别怕哟，没有啥的，我们家正打平安保符呢，都七天了，这会儿就完了……”

正说着，一队道士从门洞里拥出来。两盏橙黄色的大灯在前面引路。一个头戴官帽身穿黑袍的老道士左手握瓶，右手执铃走在头里，身后紧跟着几十个道士。道士们有的举法器，有的拿乐器，摇摇摆摆，吹吹打打，不紧不慢地走





着。四个汉子抬着两幅神仙画像，几个随从拖着一只篾筋纸扎的篷船夹在队伍里。队伍来到旗幡前立定，静声片刻，老道士忽然摇动铜铃，唱响咒语，向旗杆上洒几滴瓶里的水。众道士同时扬起法器，叩动琴弦。随从便点烛焚香，烧钱化纸，跪拜磕头。然后放过一柄鞭炮，老道士率领众人绕着旗杆转了一圈之后，自西边朝镇子里缓缓去了。

小亮明白道士们是在做法事，但他却故意问福儿：“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福儿说：“连这你都不知道么？做法事，保平安嘛。”

小亮说：“就凭这些人做点儿什么法事，就能保平安么？”

福儿满有把握地说：“当然能啊。我们家做了，这会就去每条街做。爹说，做做也好。做了，就都平安了。共军就打不过小南河了……”

小亮不经意地哼了一声，本想同他争辩几句，但想想也就把滚到口边的话忍下去了。

大门口清静了，福儿又催小亮进去。小亮走了两步，又停着脚不动，瞅着门口的卫兵朝福儿歪歪嘴。

福儿明白了，说声“等着我”，扭身钻进大门，在他爹的耳边说了些什么，旋即又风风火火跑出来，朝小亮直招手，喊：“进来！你们进来嘛！”

小亮随福儿穿过门岗，跨进大门，走进院坝站在旁边。祭拜完毕之后，小亮被带到福儿爹赵孝山面前。

赵孝山矮胖胖的，白皙面皮，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很亮，盯了小亮好一阵，猛然大声问：“你是干啥子的？”

小亮惊得一怔，忙说：“耍，耍猴儿的。”

赵孝山又问：“叫啥子名字？”

福儿赶忙跑到爹面前，抱住他的腰杆，撒娇地说：“爹，爹！我都说了嘛，他叫朱小亮，是耍猴子的……猴儿也有名字，叫丝丝……你还盘问呀！”

赵孝山有些烦躁地把儿子撩到一边，两只眼睛逼视着小亮不放：“说，你叫啥名字，家住哪里，到巴掌镇干啥子。”

朱小亮的脸颊如油炙火烤一般，但心地已经平静多了，他耸耸肩头，大为



恼火地埋怨说：“我原本是不来这鬼地方的。我们要去回龙场的，那里有我们的亲戚……”他转而朝福儿发火，“都怪你都怪你！硬要我们来，说你们房子多……这会又叫我们讨气受！”一边说一边把福儿赏给小猴儿的花生、甘蔗、糖饼儿、花手巾、玻璃蛋子之类一股脑儿扔到地上，跺跺脚就朝外走。

赵孝山的脸抽动几下，冷眼瞅着小亮。

福儿哭闹着缠住父亲：“不嘛！爹，拦住他，快拦住他嘛！我要猴子……”

赵孝山脸上鼓起两个肉疙瘩，顺手给福儿一个嘴巴子。福儿哎哟一声倒退几步，一头倒在三合土地上，半是痛苦半是撒泼地哭叫……

“孝山，你别……”福儿妈赶上来扶起儿子，又猛然转过身凶狠地盯着小亮……

那目光好冷好犀利。

小亮禁不住一颤，连忙喊起丝丝，大步流星跨出大门。刚转过两条巷子，一伙兵丁从背后赶来，一阵推搡扯喝，摔打扑拿，弄得小亮天旋地转，招架不得……

“你们，你们要干啥子嘛？”小亮大叫着。

那伙人冷笑看，抓了丝丝就走。

小亮从地上挣扎起来，追上去抢夺猴儿：“丝丝！丝丝！我的丝丝啊……”

他艰难地一瘸一拐地撵上去，嘴角淌着血，脸面上扑满尘土。他还没有赶到黑漆大门前，那伙人已经钻进赵家大院，嘎咕一声关上黑漆大门。

小亮没有法子，只得沿着赵家大院的巍巍高墙走了一遍，又回到大门口，大门仍然紧闭。两耳贴上去一听，可以清晰地听见福儿的嘻笑声和丝丝愤怒的叫嚣。

小亮离开大门口，无言地伫立一会儿，嘴角浮起一丝不经意的笑……